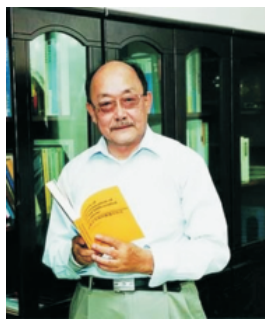


· 科技界声音 ·

云计算在中国已经进入了应用阶段,云不完全在天上。

——中国电子学会理事长 吴基传
《人民日报》海外版 [2011-07-07]



图片来源:哈尔滨工程大学网站

1957年,我在苏联开始了为期两年的水声专业进修学习,改变了传统的学习观念。过去我学某项知识,要去图书馆找一本关于这项知识最完整、最全面的书,完完全全地把它“啃”下来。而现在,我是先找一本讲得比较精练的书,了解知识框架,然后自己研究着往里面添东西。

——中国工程院院士、哈尔滨工程大学教授 杨士莪
《科学时报》[2011-07-06]

有人问我,在量子网络中是否可以把人从一个点传递到另一个点,比如从家里去上班,是否都不用乘坐交通工具了?从科学的原则上来说,这确实可以做到——只要宇宙与地球更大一些、实验室更大一些,而整个人的构造变成非常微小的系统。

——清华大学高等研究中心教授 姚期智
《文汇报》[2011-07-07]

英国将修建8座新一代核电站,迎来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最大的核能复兴。投资新一代核能、成为头号核大国会使英国受益良多。核能是最廉价的低碳电力来源,可以在省钱的同时满足用电需求。我们应该意识到核能复兴可以带来的广泛的经济效益。每座核电站大概能创造5000个就业岗位,每座新建核电站吸引的投资额将等同于对伦敦奥运会的投资。

——英国能源国务大臣 Charles Hendry
——英国《每日电讯报》[2011-07-04]

这很可能是与空间站擦身而过距离最近的一块物体。我们直到该物体距离空间

站非常非常近的时候才得知其正在靠近。

(一块太空碎片6月28日差点与空间站相撞,这一罕见的状况迫使空间站内6名宇航员紧急前往救生舱避难。有数百万块金属板、塑料片和碎玻璃正在围绕地球旋转,这些垃圾都是人类在数十年的太空探索历程中进行4600次发射活动的产物。)

——美国航空航天局(NASA)副局长 Bill Gerstenmaier
《参考消息》[2011-06-30]

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以分子生物学为代表的基础医学领域出现了一系列突飞猛进的发展。这种发展的结果导致了基础医学与临床医学的割离,彼此之间的共同语言、沟通和交流却逐渐减少。虽然其间也有很多基础研究的结果逐渐向临床转化,但是这种转化已无法满足临床医学对疾病诊断和治疗的需求。因此,从基础医学到临床医学之间形成了一条鸿沟,有人称之为“基础医学和临床医学之间的死亡谷”。

——北京协和医院院长 赵玉沛
《光明日报》[2011-07-03]

不是所有种类的抗生素都无法克制“超级细菌”,只是青霉素类抗生素无法克制而已。“超级细菌”并非像人们想象的那样危险。

抗生素有不同的种类,耐药的机理也不一样。“超级细菌”的耐药性比较严重,但它也不是无药可治,只是药品的选择性比较小。而且“超级细菌”并没有全世界流行,它只是一种在医院里传播的耐药病症。因此人们完全不用太害怕。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传染病预防控制所所长 徐建国
人民网 [2011-07-08]

航天飞机的许多技术,至今也是很先进的。然而一些致命缺陷,导致它最终退出太空舞台。观察发达国家的航天发展史可以发现,前苏联,包括现在的俄罗斯,一直是采用循序渐进的发展战略;而美国则是采用争先跳跃的发展战略,一味追求技术先进性,结果绕了很大的弯路。现在,美国又回归飞船了,正在研制更安全、低成本、运载量大、有多种用途、可重复使用的新一代飞船。航天飞机为人类载人航天事业作出过巨大贡献,如今提前退出太空舞

台,值得人们深刻反思。

——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研究员 鹿之浩
《科技日报》[2011-07-09]

按照目前的主流分析方法,创新主要分为引进消化再创新、集成创新和原始创新三类。只通过分类我个人觉得不够,还应从创新的层次来衡量科技创新的程度。

第一个层次是某个具体问题的创新,第二个层次是研究方向和路线创新,最高层次是整个研究领域的创新。创新的性质分为改进型、填补空白型和颠覆型。由此,可建立一个三维评价方法和指标,来判断研究项目或研究成果的创新程度。这一套三维创新评价方法和指标,可半定量地衡量创新程度。

——中国科学院院士、清华大学教授 过增元
《科学时报》[2011-07-07]

在西方国家,自由探索型研究主要由研究型大学来做。目前中国科学院和科研型大学并没有太大差别,但从长远来讲,中国科学院应侧重于集中优势力量解决国家重大的基础和应用科技问题,中国科学院与研究型大学的研究使命和研究重点应该有所区别。

——美国杜克大学药理学教授 王小凡
《科学时报》[2011-07-04]



图片来源:科学网

我原本觉得机器人研究可能是非常理性的研究领域。但多年前,我曾问一位该领域非常著名的前辈科学家,机器人没有感情,机器人研究是不是纯理性的。他却说,机器人研究有理性的部分,也有浪漫的部分,我们要敢于梦想,做远远超过现实的梦。

——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研究员 乔红
《科学时报》[2011-07-01]
(责任编辑 杨书卷)